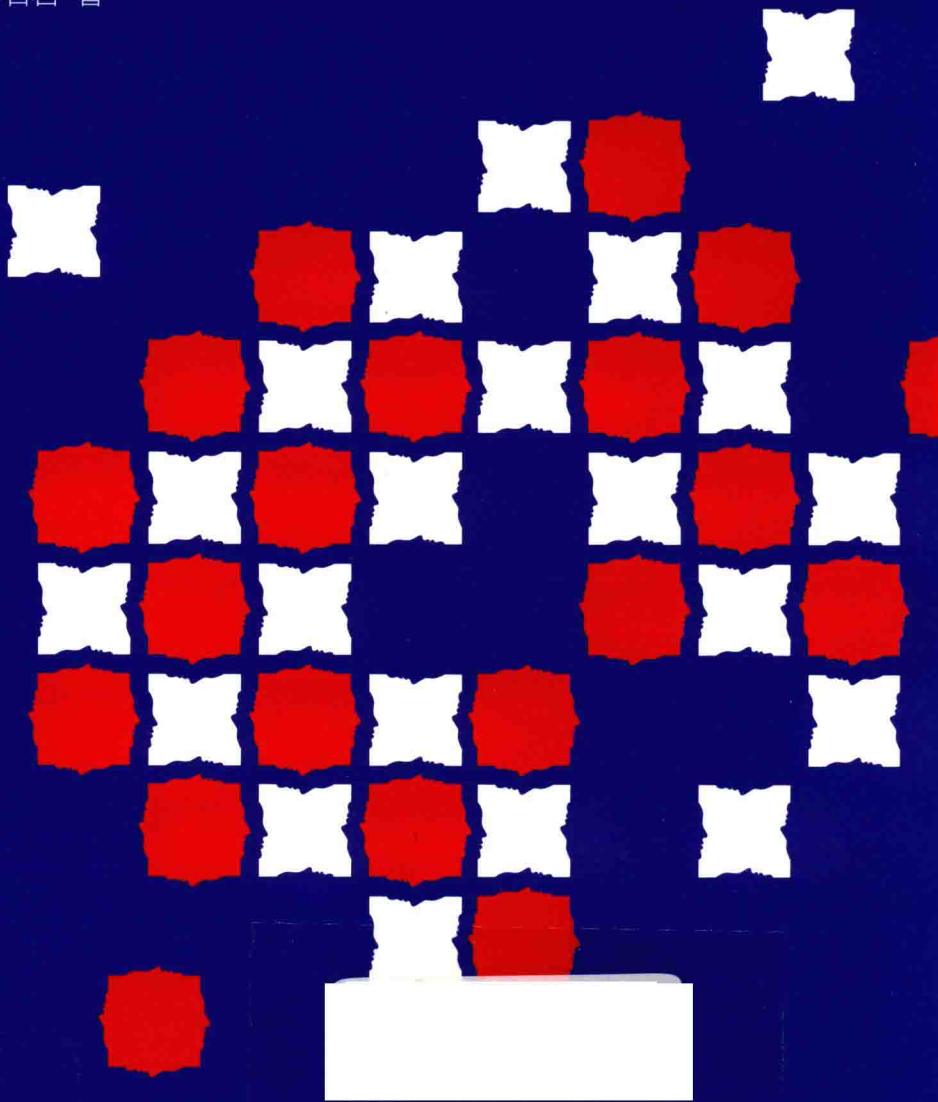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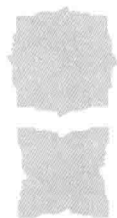


# 追问世界的形状

一个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十年工作手记

作家出版社

石岩 著



# 追问世界的形状

一个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十年工作手记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问世界的形状/石岩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063-8796-5

I. ①追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新闻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1547 号

## 追问世界的形状

---

作者: 石岩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申晓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92 千

印张: 25.75

版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96-5

定价: 45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石岩

北京平谷人，  
200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，  
在南方周末文化部工作至今。

# 序一

## 新闻的法则与文学的规矩

向 阳

石岩前脚出清华，后脚进南周。这一失足，十年有余。

十年间，她勾引众多人事向她坦白，坦白从宽，从刘德华到刘瑜，从天津谍战到《人民日报》，从李零读孔子到蒋勋说《红楼梦》，从中国病人到报贩大王。

十年折磨，孜孜矻矻，集结一卷，坦白从严，算是为十年结账。

写序的意思，无非是为之写一篇“结账启事”，百十个字就可以了结。

兹有秀女一枚，弄文学笔墨，做新闻勾当，十年之内，幽怨丛生，文字成林。事无巨细，皆是人生。名流明星，超人凡人，都有传奇。

接下来的，都是注释。

先说秀女。早十年，新闻都是男人的干活，女人都是少数民族。现在倒过来了，学新闻的做新闻的，女人几乎是主流人群。《南方周末》文化部也是这个趋势。石岩是主流的主流，用功最勤，用心最深。

可惜她入错了行。她喜欢私文，写的都是公文；喜欢文学，却做了新闻。新闻有新闻的规矩，文学有文学的传统。

新闻需要哗众取宠，需要虽千万人吾必往矣，需要火中取栗、火上浇油。

文学需要不动声色，需要虽千万人吾不往矣，需要水往低处流。

新闻一目了然，文学一望无际。

好的新闻接近文学，不好的新闻不过是新闻。

新闻喜新厌旧，文学不厌其旧。

以张爱玲为例，《色·戒》故事是陈旧的新闻，是文学；《封锁》不可能是新闻，却必定是文学。都是一刹那的故事，一个结局是死亡，后果很严重；一个结局是重回庸常，后果更严重。两个短故事中共通的，是有人心难测的测度，这就是文学。文学中，可以看到人心，看到人性的嘴脸。

《追问世界的形状》尚有篇章不好看，因为它只是新闻。诸多篇章好看，因为它们不只是新闻。新闻集结，能够在书里坐得住的，都是接近文学的，都是见人心、明世道的。

无论新闻还是文学，不好的各有各的不好，好的却有共同的好：知道得多，写得准确。

石岩是个“怨女”，对题目挑三拣四，但是拿定题目之后，又能一条道走到黑，是个“执女”。

通常的采访，即使以《南方周末》的“特权”，也无非三两个小时，一次性的访谈。超常的稿子，往往源自纠缠不休和说来话长。

听中国病人“这辈子”的故事，石岩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每天。于是之这辈子，马志明这辈子，林兆华这辈子，风筝王、报贩王的这辈子，这辈子的故事，只能用时长和耐心才换得来。新闻不耐烦。文学耐烦。

我曾经拿石岩做案例，说给另一个同事：石岩把写事弄成了写人。你把写人弄成了写事。我看不到人心的反应，只看见事情的情况。

我老奸巨猾地解释：你和石岩的区别，是好和更好的区别。我忍住没说的下半句，就是：这也是新闻和文学的区别。

新闻不够关心人。新闻更关心事。

关于人事，看新闻知其大概，看文学得其“究竟”。新闻是“看见”、听说，文学是细看、聆听。

新闻多是介绍、传说，文学是现场。新闻也有现场，但多是“外场”，而文学是“内场”。直击现场，和直击人心相比，当然是后者更有效。

回到写作和阅读的根本，无非就是端详世道人心。比较之下，人心更重要，写出人心，更见世道。

读者打开《南方周末》，不是要看新闻，他们在找故事，找感动，找若有所思的思考。《南方周末》历史上的好记者，都是文学初身，或者是文学终身。

文学史上众多的杰出作家，是记者出身。

对于新闻，文学是一种手段，也是一种标准。

所有的编辑都头痛迟交稿的记者。更加头痛的，是迟交稿的记者声称自己“没有感觉”。

虚构体写作，勉强还称得上“无中生有”。非虚构体写作都是“有中生有”，哪里需要“找感觉”。真正需要的无非是“找知道”。有多少“知道”做多篇文章。足够多的“知道”写出足够好的文章。

找结构当然需要。

文学的叙事脉络，只有时间的和空间的两种线索。新闻的叙述脉络，经常是逻辑线索，因为所以、虽然但是、不过可惜。用这等逻辑线索组装的报道，经常地偷关漏税，将非叙事材料伪装成叙事，数字、总括、介绍，硬生生塞进文中。信息是插给你了，看不看随便你。不看也罢。

雷蒙德·卡佛平生最后一篇小说《差事》，内中有这样一句，“契诃夫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”。我把主语偷换成文学，“文学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”。

新闻必须“明白”，必须一清二白，文学必须“感动”，必须感同身受。

上面所说，都是技术规矩。再补充一点精神规程。

写作不仅是手艺，需要“眼到手到”，更多是信仰，需要“心到”。

但凡做得好文章，前提之一是执事敬，不苟且；前提之二，是将心比心。

石岩对待每一题目，必有一份郑重，对待每一个采访人物，必有一

份尊重。

她坦白说：“总觉得，我跟他 / 她素昧平生，却在某一天的两三个钟头里，听他 / 她讲述自己的人生，分享生命中的甜酸苦辣。这种缘分值得好好珍惜。”

这是石岩的“缘分论”。她另有“工作论”。

她新近耐烦去采访李冰冰，提出的要求是：“访谈是我们两个人的工作，精彩程度取决于两个人的专注和心力。”

明星和媒体通常的关系，是互相轻视。明星应该得到普遍国民待遇，也可以进化为普通人，推己及人，人性可测，将心比心，人心可见。

文学普视一切众生，新闻也可以。



## 序二

### 我和石岩的吵架史

袁 蕾

我跟石岩同事了将近十年，不知道她住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爱吃什么，我们甚至见面都不超过二十次，但我们吵过比谁都多的架。

每次吵架都因为稿件。在我的“记者使用手册”小本本上，石岩的关键词是：难搞。

要让她去采访一个选题，必须先做好所有功课，如果你的了解范围不超过维基百科，那等待你的基本上就是两个字：“去死。”

石岩对“新闻”有种顽固的不屑，好像她完全不生活在这个时代。她的逻辑是：新闻大多数时候是“一知半解”，而她不愿意“不懂”还要去“装懂”。

印象里这么多年来，她只有一次认领了一件“新闻”。

华莱士去世，我们挖出了当年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中方联系人任一农先生。为了能说服石岩接题，编辑朱晓佳借到了任一农写的书，用手机把其中相关信息的部分拍下来，再一页页传给石岩。后来石岩说，这是她接题的关键：让她感觉到了团队的力量。

这篇文章叫《华莱士采访江泽民：3小时57分钟88个回合》。华莱士的这场采访，双方试探、较量、博弈，可以说是“步步惊心”。迅速和全面了解这场步步惊心，并不是一单简单的活，任先生除了口述前因后果，还提供了丰富的视频、图片，要在一个晚上消化这些材料，再用半天时间写出稿子，同时还要用第三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。石岩以每两个小时

写完一个小标题的速度成稿，完成一个小标题章发来一章一个小标题，在里面并用红绿字体进行标注，提醒编辑部哪些地方需要再核实事实和逻辑。

石岩完稿后，提出在确保本报有独家信源的情况下，可以尊重采访者的意见，推迟发表时间。

这篇文章最终被我安排在第一时间发表，而由于种种原因给任先生带来了一些麻烦，归根结底是我抢新闻带来的，需要向他公开道歉。

读者总是喜新厌旧，而深度媒体讲究的全面、深入、盖棺定论，需要时间，这确实是《南方周末》经常会面临的两难。

石岩不好热闹，不混圈子，尤其对“成功人士”敬而远之，她的逻辑是：这些知名人士已经被太多人围绕和关注了，自己何必去“锦上添花”？我们常常为此吵得天翻地覆，与浪尖上的人保持距离，冷眼旁观当然是好的，但不能因此就“歧视”名人。

没办法，名人必须要“说服”石岩，要么作品过硬，要么想法过硬，要么足够有趣，要么足够典型。

作曲家王西麟此前几乎没有什么报道，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；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。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：“作品可以演，话不要说。”石岩用一周的时间采访王西麟。采访进行到两三天的时候，她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：这是一个“中国病人”，时代的沉疴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，他既是奋起反击的勇士，又是重轭之下的囚徒。这篇文章叫《中国病人》，一个非常典型的“南方周末式”题目，五味杂陈。

石岩也写过不少明星，八年前我还没进《南方周末》时，遇到她在采访刘德华，那时她刚刚走出校门不久，从发型到穿着再到举止，还是十足的学生。采访的文章我忘了，只记得刘德华后来念念不忘：这个女记者先把我捧了起来，再给我设了个套，很厉害。

她写《演员郝蕾》，讲郝蕾演的一部话剧《柔软》：“纪录片演到第四十分钟，廖一梅离开，走了很远回头看，风把屏幕吹皱了，樊其辉却还

在屏幕上笑着。”

只有刻薄、没有宽容，这种刻薄是没有价值的，石岩让人又恨又爱的地方是，她能给出的有限的宽容，尤其珍贵。

同时石岩舍得下工夫，她写老舍专题，读完了老舍所有能找到的剧本、小说，还看了很多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话剧、电视剧。

后来石岩说，要用一段时间，去采访“对越自卫还击战”老兵，做一个值得留住的题目，我决定给她支持。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基本上不可能出来的题目，但也都知道这需要有人去做，也值得去花工夫做。更多关于老兵的话题，我想也许应该留在石岩写老兵的那本书里。

跟石岩合作过的编辑没有不跟她吵架的，她觉得值得的题目，会不惜铺张，报纸版面有限，她自己不删，也不准别人删——你删完了，她会给你这里恢复一些，那里恢复一些，想起来再增加一些材料。她文章中给出的信息量巨大，可以说到了信息密集恐惧的地步，而她的文章也确实结实，而所幸有了书这样东西，可以不受局限地呈现。

现在我被石岩的刻薄养成了条件反射，只要遇到与她的合作，我必须更加慎重和认真。我们达成过共识：会不遗余力、长年累月地吵下去。

用她的话说：在争吵中建立起来的稀薄交集，尤为珍贵。

用我的话说：我们都很认真。

# 目 录

序一 新闻的法则与文学的规矩 / 向阳 · 1

序二 我和石岩的吵架史 / 袁蕾 · 5

## 第一辑 · 面孔

中国病人：作曲家王西麟这辈子 · 2

“我这条鱼一辈子赶上的净是开水”

——演员于是之，领导于是之 · 23

“还有一句我没说：你根本不懂相声”

——马志明的悲喜剧 · 35

周采芹的红楼三梦 · 49

“只有我的手电筒能决定哪些人亮相”

——林兆华的戏剧游戏 · 57

我爱我，我恨我，我叫吴兴国 · 67

赵传：在没有对立面的时代如何唱歌 · 78

报贩传奇 · 86

风筝传奇 · 96

## 第二辑 · 声音

刘德华：我终于能够选择了！ · 106

李零读孔子：他是一条丧家狗？ · 116

持续的心灵余震

——与柴静谈唐山大地震 · 132

用新闻影响今天

——李大同谈《冰点故事》 · 142

“反动”透顶，绝对“穿帮”

——田沁鑫调戏李尔王 · 149

刘瑜：我在邀请反驳 · 155

### 第三辑·作品

“你照的是我的地” · 166

但留戏场一点真

——王安祈和“伶人三部曲” · 177

“把所有的恩怨都放平了，才是好小说”

——蒋勋说《红楼梦》 · 185

孤独的人并不可耻

——蔡明亮的你我他 · 192

阿妈为啥会那样唱歌 · 203

人间正道官窑造 · 211

从“十三角关系”到“三角关系” · 219

四百一十三岁《牡丹亭》的现代盖法 · 230

天津的观众太…… · 234

### 第四辑·事件

三小时五十七分钟，八十八个回合

——迈克·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故事 · 242

大才更得体？北京南站巨无霸 · 251

直播！让我们看到前方

——央视地震直播记录 · 260

家书最不可能说假话 · 275

圆明园，意如何 · 285

以修的名义，拆

——常州文保建筑的生死困局 · 298

## 第五辑·讲古

《人民日报》在1978 · 308

《人民日报》在1989 · 314

他的作品，他的时代

——老舍纪念专题 · 321

舒乙回忆父亲 · 322

《老舍五则》：贫困线以下的幽默 · 328

《四世同堂》的前世今生 · 334

《龙须沟》：满腔热情就是诗意 · 342

五卅通衢 · 350

寻找“克格勃”父亲的三十年 · 366

中国一叶 · 383

后记 坦白从宽 · 397

# 第一辑·面孔

我对采访对象的尊重里有很多不职业的成分。我总觉得，我跟他/她素昧平生，却在某一天的两三个钟头里，听他/她讲述自己的人生，分享生命中的甜酸苦辣。这种缘分值得好好珍惜。每遇到一个对生命有独特体验的人，我都会把他/她的音容笑貌收录在心里，偶尔想起来，就像想起一个老朋友，尽管并无私交。

行业前辈说，记者要混圈子，要跟人勾肩搭背。这适合某一类记者，我更愿意与人维持清淡的关系：如果我要采访你，我会认真做准备，耐心问、仔细听；一旦动笔，我会把文字很当回事，这类似木匠、锡匠在意职业荣誉，也因为我要讲述的是真实的人生，笔下桩桩件件关乎活人的利益、形象、人生冷暖。

历此“缘分”，交活、报纸上摊，我最希望的是安静几天，休息、看书。以前听同事给见过一次面的采访对象打电话，亲切、自然，煞是羡慕。但是不会，也不愿意“维系”任何一种关系。

经常想起那些萍水相逢的面孔，他们扩展了我人生的广度与深度。

## 中国病人：作曲家王西麟这辈子

### 手记

王西麟诉说苦难，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。虽然戴着助听器，他的耳朵还是很背，说话近乎咆哮。说着说着，下巴抖动，一行老泪滚出来，他用手背擦拭。

2011年冬天，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我每天下午去作曲家王西麟家里听他讲他的人生，故而对他的家有特别深的印象：那是一栋建于1980年代的红砖居民楼，王西麟的家在四楼，套内面积大约五十几平。采光不好，但是收拾得窗明几净。通往阳台的窗户被改造成一个多宝槲式的花架子，几盆吊兰长得很好。老式沙发和两只宜家风格的躺椅上都铺着洁净的浴巾。陈年的演出海报张贴在墙上。写字台上扔着一柄放大镜和一副老花镜。钢琴挨着写字台，转过身去就能弹钢琴，再转过身来，就能写字。熨烫平展的西装、大衣、围巾，用衣架挂在衣柜的扶手上。

有时候，钟点工来做饭，小屋被浓郁的醋香充满。房主的“老西儿”本色尽显无遗。此时再回味王西麟那些融会秦晋民间音乐元素的交响乐作品，会越发觉得其质朴、有力。

它们来自“土壤”，但不限于“民族风”。它们精致严密，但诗意并没有被严密的乐思窒息。沉重和轻盈、人生不可承受之重和刹那的超脱、欢愉，完美地交织在一起。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听王西麟的作品演奏会，连我这个音乐白丁都被深深打动。

王西麟是一个“愤老”。对“主旋律”音乐、对音乐教育、对学术腐败、



对热点时事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并且经常诉诸文字，四处投稿，四处被拒。话题敏感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与文字相比，他的音乐实在是高级得多的语言。经过音乐的过滤，所有的偏狭、抱怨、激愤都被剔除干净。难怪他的同行说他的作品像舍利子。

相比王西麟的音乐，这篇记录他经历、行状的小文实在拙劣。稿件见报后，有读者评论说，王西麟的经历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精神史。我想，苦难值得尊重，但比苦难本身更要紧的是苦难结晶物的品相、质地。以这个标准衡量，年过七旬的王西麟是个好艺术家，也是一条汉子。

## 导 读

有人说他是疯子，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；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，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。

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。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，只会模仿肖斯塔科维奇。还有人说，他就是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，只不过肖斯塔科维奇在作品中说真话，在生活中说假话；他在生活中、在作品里都说真话。

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勇敢者，他的身体是两种力量角逐的战场，是否要不计后果说实话，全看当时哪种力量占上风。

有人说他生错了时代，生错了地方：交响乐在中国从来没有足够多的听众，把交响乐作为毕生追求的人自然容易被困在“第六病室”。

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，他几乎变成一帧漫画：高大、驼背、耳聋、有腿疾，在生活中咆哮、在作品中咆哮，像一门装满弹药的大炮，可又无比热切地盼望理解和成功。

他是当代中国举办专场音乐会次数最多的作曲家之一。很多机构对他态度是“作品可以演，话不要说”。对他，人们往往根据二手三手四手材料窃窃私语，公开场合却讳莫如深。

他是作曲家王西麟，他也是一个病人。

2011年11月19日，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，作曲家王西麟把“江南